



殿閣詞林記卷之二

殿學

華蓋殿大學士李賢

李賢字原德河南鄧州人宣德癸丑進士初授吏部
驗封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中景泰初上正本十策曰
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
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

景帝嘉納辛未虜酋也先遣使通好賢上言請修戰
守之備識者韙之是歲冬擢兵部侍郎癸酉轉戶部
侍郎上言也先近殺其主併吞諸夷宜勅沿邊諸將



勵兵觀學于謙壯其言甲戌轉吏部侍郎上鑑古錄
英宗復辟召入內閣陟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時
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恃迎復功驕恣不法言官
糾之曹石懼懇于

上乃下徐有貞暨賢于獄未幾謫福建布政使吏部
尚書王翱召見便殿白之復以為吏部侍郎值承天
門災詔復尚書學士仍入內閣賜玉帶以獎之

上問邨即汪后左右欲以殉葬可否賢對宜生存之
以全其母子又問建庶人父幽大內欲赦出之左右
以為不可賢對宜從卹典以示渥恩又問吉祥干預

國政四方奏報先造其門賢對權不可下移又問石
亨當時迎復卿何不預賢對奪門無以訓後

上竦然大悟乃遷汪后于別宮建庶人于中都曹石
之黨亦加禁束凡冒功四千人悉褫職

朝廷始有紀綱先是命修一統志充總裁官至是賜
第于詹事府之東庚辰虜酋孛羅寇大同及涼州莊
浪賢上安邊五事辛巳曹吉祥從子欽謀不軌焚東
安門殺都御史寇深錦衣指揮逮杲傷賢脅迫令草
疏請罪

上聞賢在甚喜欽伏誅加太子少保癸未

上以足疾不視朝時郊祀將至欲遣官代行禮賢對
以為不可

上力疾至齋宮成禮而還母后胡氏號靜慈仙師非
典賢對宜加崇以全仁孝

上從之二月晦空中有聲賢奏無形有聲謂之鼓妖
上不恤民乃有此異遂上十事一曰欽恤淹禁二曰
禁止銀場三曰停歲造紙劄四曰蠲被災糧稅五曰
弛芻粟之徵六曰罷虧損馬匹七曰戒邊臣撫兵民
八曰命有司恤流移九曰飭御史糾貪吏十曰禁外
官科歛詔頒行之是時錦衣指揮門達擅權道路以

目誣構袁彬并及于賢

上廉知其故不問申申春正月

上不豫賢受命惟謹

憲皇登極加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知經
筵事進光祿大夫柱國內成以父憂奪情復任修撰
羅倫抗疏論之

上怒左遷倫于嶺表賢復上八事命所司議行之踰
月卒贈太師謚文達官其子璋為尚寶丞廖道南曰
予觀天順日錄乃知賢之相業僅有此耳及觀國史
謂徐有貞既去賢獨留被眷

英廟每視朝畢左右顧則呼賢與門達語良久乃已時召入文華有所咨詢言無不從自三楊以來得君未有如賢者然而海內之事奔走匍伏以干恩澤者紛如獨立不懼惟一羅倫而已於手難哉贊曰賢哉賢也志可則也遇主于巷重納約也始拒曹石繼門達也獷豕之牙勿躑躅也得專行久茂功烈也賢哉賢也胡可將也

謹身殿大學士商輅

商輅字弘載浙江淳安人宣德乙卯鄉試正統甲子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授修撰丁卯

英廟命選詞臣十八人進學東閣輅預焉己巳景帝簡入內閣轉侍讀是時北虜方熾閩浙盜起奏牘填委輅悉心剴裁績効居多景泰庚午進學士太上皇北還輅迎至居庸問伏謁命致書兩宮及

皇太弟壬申遷兵部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仍兼學士賜以居第丁丑

英宗復辟石亨輩嫉之坐除名成化丙戌復入內閣首言入事咸切時政戊子

慈懿皇太后崩百官爭禮輅上疏定祔葬議從之是

歲陟兵部尚書時皇莊甚為民厲輅言天子以天下
為家何以莊為丁亥六月戊申輅上言八事一曰勤
聖政二曰納諫諍三曰儲將才四曰飭邊備五曰汰
冗濫六曰廣蓄積七曰崇聖道八曰謹士尋上嘉納
之改戶部尚書仍兼前職癸巳宋元通鑑綱目成進
文淵閣大學士丙申加太子少保改吏部尚書值倖
臣有欲進王皇祠于掖廷者輅爭以為不可宮門災
工部請命中官鳩材于楚蜀輅又爭以為不可俱從
之丁酉兼謹身殿大學士時中官汪直開西廠大肆
羅織屢起巨獄百官恐亡輅上疏畧曰近日伺察太

繁政令太急刑網太密人心洶洶各懷疑畏蓋緣委
聽斷于汪直一人而直又寄耳目于群小如韋英王
英輩傷害良善虧損國體非所以示大觀于天下也
疏入

上震怒命司禮監官懷恩至閣輅曰汪直違

祖宗法壞朝廷事法所必誅而不以聽恩曰此疏誰
其草之衆皆曰直罪滔天使輔臣不言天下必有言
者與其使天下言孰若二三人言之恩具入奏

上即命罷西廠由是見忤于直會前輔臣楊榮曾孫
時罪逮至京語連及輅直從中主之輅遂乞休加少

保賜璽書給驛以歸卒贈特進榮祿大夫太傅謚文
毅子良臣舉進士為翰林侍講良輔為刑部主事孫
汝謙為尚寶寺丞廖道南曰予以闕逢敦狎發練浦
汎清溪艤棹桐江眺望文毅之廬萬峰廻合千巖蜿
蜒意其為間氣所鍾也及讀國史乃見其諸疏侃侃
有大節於乎宋之王旦王曾宋庠俱以三魁致位宰
輔若文毅者視古先哲何如耶贊曰三魁華名士林
所稱三孤崇秩官箴所評德不孚名奚名之榮勲不
孚秩奚秩之尊允也文毅大節崢嶸龍山吸嶻桐江
淳滌誰其薦之明德惟馨

華蓋殿大學士萬安

萬安字循吉四川眉州人正統戊辰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景泰初以易儲遷左春坊司直即傳右中允
改尚寶司丞兼編修天順戊寅改侍講侍
皇太子講讀進學士成化改元預修

英廟實錄陞少詹事兼學士己丑遷禮部侍郎兼奉
士入內閣尋陟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改戶部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

孝宗出閣改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光祿大夫柱國
少傅兼太子太傅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

學士初昭德貴妃萬氏侍

憲廟于儲邸其父貴為諸城邑吏至是以妃貴授都督兄通亦為錦衣都指揮權寵震耀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安喜同姓陰使人結通之妻往來于家為進妖僧繼曉以固其寵時江右李孜省亦以小吏能幻術與其徒鄧常恩俱驟躡要津安托孜省鄉宦彭華深相結納凡附已者百計援之異已者百計去之一時詞臣若禮部侍郎刑讓祭酒陳鑑而方正之士如王恕馬文昇耿裕秦統皆相繼斥逐雲南上酋曩罕弄與木邦爭構據寶林以叛入賄于安安喻其利即授

以安撫而邊釁日積凡若此類恬不為怪舉朝側目莫敢顯訟其過庶吉士鄒智與安同鄉憤其所為率同館士吉人李文祥上疏發其奸御史湯龜文貴姜洪各相糾劾

孝宗在東宮稔聞其惡至是於宮中檢獲所進房中書遣太監懷恩携至內閣示之每展一卷安即跪泣乞哀猶無去意復令懷恩摘其所懸牙牌安始慚懼告退至中途尚占中台冀復用卒贈太師謚文康其子翼為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為編修俱淫恣不檢類其父云廖道南曰予讀國史見成化間傳陞乞陞

冒濫名器者無慮數千固已訝之及閱萬氏本傳安
據內閣二十餘年嫉侮忠正深於仇讐保養姦回切
於骨肉觀其結萬通李孜省輩以陰為之援而又斥
逐鄒智吉人輩以陽張其勢自古稚奸之禍人家國
類如此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不鑑哉贊曰唐
之林甫天寶召亂宋之似道紹興啓變斷尸函首國
有顯戮安何人斯獨保完福不于其身于其子孫覆
宗墟焉是曰天刑

華蓋殿大學士文穆公劉吉

劉吉字祐之直隸博野人正統戊辰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景泰初侍經筵預修寰宇通志轉修撰天順
中侍

東宮講讀預修一統志進侍讀成化初

英廟實錄成陞侍讀學士尋擢禮部侍郎己丑簡入

內閣兼學士丁酉陞禮部尚書戊戌加太子少保文

淵閣大學士壬寅守制詔起復之修文華大訓成

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給一品誥命甲辰改戶

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弘治改元進少傅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知經筵事己酉二月吉率同官上言邇

者奸徒欲效李孜省鄧常恩之故術見月宿在畢天

將陰雨乃奏請祈禱幸而有中以希進用謹按詩云
月麗于畢俾滂沱矣書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今月
宿在畢雨降之微也臣恐侍門一開爭言祈禱啓釁
召亂咸基于此所有祝文臣等不敢奉命庚戌吉率
同官上言邇者妖星出天津歷杵曰近營室考之圖
志為兵為飢為水旱矧今南海修垣汝河修橋俱非
急務宜停止以答天戒

上嘉納之辛亥

憲廟實錄成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壬
子修撰張昇上疏論之吉遂致仕卒贈太師謚文穆

今其子臯為太常少卿廖道南曰予讀國史謂吉沉
毅能斷但所與遊者多讒夫以故不聞其過廷臣不
恊于已者陰嗾言官劾之乏休休之量及讀月畢天
津之疏又有不可撓者其然乎其不然乎贊曰博野
之墟大川平原篤生哲士為國昂鎬首斥異端愈堅
直節呈諍于津月麗于畢國史有言匪直也人城府
深密有覲名臣

華蓋殿大學士徐溥

徐溥字時用常州宜興人景泰甲戌進士及第授編
修天順丁丑兼司經局校書侍

東宮講讀成化紀元遷左庶子兼侍講文經筵講官
兼纂

英廟實錄甲午擢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乙未主考禮
部會試庚子轉太常卿兼學士辛丑再典會試擢禮
部侍郎丙午改吏部

孝宗登極簡入內閣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總裁

憲廟實錄同知經筵庚戌復典會試辛亥加太子太
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時岷藩計奏知州劉遜
詔逮繫言官救之俱下獄群議洵溥力救之甲寅

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進光
祿大夫柱國乙卯命撰三清樂章溥率同官上言天
子祭天地夫天至尊無對夫禮以少為貴祭不過南
郊時不過孟春牲不過特牛漢祀五帝儒者非之况
三清乃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乃以李聃
君其一是以人鬼列于天神非禮也至于郊祀樂章
皇祖舊製今所傳樂章雖載永樂大典是書博采弗
精不可以贖禮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
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
講論經史培養本原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

取容悅也疏上

上即從之丁巳總裁會典以疾辭戊午

武宗出閣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尋以目清乞休卒年七十二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文穆李文正公銘其墓曰瑞雲山高荆水清元氣下結扶輿精公居太史官列星文章作緯禮修經入掌帝制持邦衡補衮五色山龍形廟堂高古坐不傾一朝令出民弗驚調齊甘苦成和羨四方士類歸陶型素遣衿佩為冠纓尺量才度楸與栢大者梁棟當朝建公心不倦亦不矜盡殫怨謗消讒爭功成身退古有恒

公歸自保哲且明君寵極重臣身輕飄然乘風遡高冥山迎水後如平生廖道南曰予觀李文正公年譜見弘治間所上章疏皆出其手而溥能用之及讀國史稱溥立朝四十餘年因事納約隨才器使屢遇大獄保全善類從容委曲溫易宏裕乃知曹叅丙吉雖不踰于陳平魏相而培養國家元氣又不在彼而在此也十八年之治固有由哉贊曰周至成康厥治迓衡三后同心篤亮真誠漢至文景厥政底平萬石同德渾朴堅凝如文穆者其忱其恂既無勇功亦無智名十八年中協氣氤氳於乎寧靜鮮見其倫

武英殿大學士任濬

任濬字仲深廣東瓊山人正統甲子鄉試第一景泰甲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時兩廣用兵經年不決濬條列事宜李文達公一見即代上之

英宗嘉嘆付所司舉行

憲宗登極充經筵講官轉侍講預修

英廟實錄成進侍講學士續修宋元綱目陞學士濬自出已見撰史畧名曰世史正綱有裨世教會祭酒缺僉謂非濬不可乃加禮部侍郎掌國子監事復授大學衍義補一書以獻

上褒答之尋陟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修

憲廟實錄充副總裁官加太子太保蕪文淵閣大學士上時政疏畧曰成化間彗星三見遍掃三垣地震無慮五六百次邇者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且異鳥三鳴于禁中考諸經史天變莫大於彗亭在三垣三台尤為重地變莫大於震動在京師邊防為急矧禽鳥動物得氣之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二今乃屢見于二十五六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天人相與甚可畏也臣願體上天仁愛念

祖宗基業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
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
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姦慎儉德以懷永圖勤
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
幾也疏凡十餘萬言

上命諸司議行未幾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以目疾辭不允卒贈太傅特進光
祿大夫左柱國謚文莊官其孫當為尚寶寺丞程敏
政叙其集曰先王懼學者之無本也有學的之編懼
學者之不知變也有史綱之作懼學者之明體而不

適于用也有大學衍義之補其言鑿鑿可行行之可
以興治致吾君子堯舜使吾道不為空言蓋其志如
此蔡清祭之曰先生博極群書如巨海之吞吐百川
含弘無際其才華國名世者四十年晚際聖明登之
台輔取其著書于大內以廣聰明權衡百度其道
尊為國師門生學子遍天下矣自瓊崖以來所鍾人
物未有如先生者於乎其不為虛生也已廖道南曰
國朝洪武建文間時則有若劉伯溫之閑大宋景濂
之浩博王子充之醇正方孝儒之爾雅永樂宣德間
時則若有解大紳之雄放胡光大之豪宕楊文貞之

精密余文靖之沉渾正統景泰間時則有若李忠文
之朴茂劉文安之該覈然皆麗藻豐腴未有若丘文
莊之明體適用酌古準今裒然為一代文宗也自是
以後若程篁墩李文正諸公蓋聞文莊之風而興起
焉者或乃以劉文泰之誣而病之於乎豈知文莊者
哉贊曰瓊海浩瀚珠厓渺茫含靈鳩和誕生文莊矯
矯若人萬夫之傑牛毛鬣絲劍光玉潔行義有補世
史有綱潤色

皇猷裨益典常我髮未燥誦習仰止布帛菽粟有裨
國紀

華蓋殿大學士劉健

劉健字希賢河南洛陽人天順庚辰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成化中轉修撰遷左春坊左庶子弘治初陞
禮部侍郎兼學士簡入內閣總裁

憲廟實錄成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甲寅進
榮祿大夫武英殿大學士己未加光祿大夫柱國少
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庚申健率
同官上言自古願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機
祖宗視朝在黎明以前每日奏事二次邇者視朝太
遲散歸或至昏黑四夷朝貢奚所觀瞻庶府文移多

致寢閣矧今各邊啓釁四方荐災尤為可慮台荒是
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

孝宗嘉納尋加特進光祿大夫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平蓋殿大學士辛酉律率同官上言近有旨
中官往武當山設像掛幡修舉齋醮命臣等撰勅并
祝文竊聞茲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若復差官實為
無益矧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
糧餉供餽猶恐不給君門萬里豈能悉知宜斥邪妄
以遏無良甲子健率同官上言近有旨欲于朝陽門
外修建壽塔臣等竊惟人主信佛莫梁武帝為甚卒

饑死臺城信老莫宋徽宗為甚卒囚斃虜地本以求
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為明鑒我

祖宗相傳以治天下者堯舜周孔之道而已似此異
端蠹財惑衆何關於治欲造佛塔非所以訓天下垂
後世也又令撰真人杜水祺等誥命及封號臣等竊
惟異端不可信誥命封號不當與天誥命朝廷所以
獎貞勵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况
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
謚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多至十八字流
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所給與儒臣所擬撰

也天下後世其謂之何俱報罷
殺皇履極詔健總裁

孝廟實錄加左柱國食正一品俸倚毗甚隆健亦盡
言無諱未幾焦芳媚劉瑾以健同鄉不附已遂力攻
之健居家遭目青年九十餘卒廖道南曰弘治間予
從先大夫游京邸餒聞毒菴劉公當國正色率下凡
諸僚家謁私宅者不與交一言及大朝事關大義累
幾千言不缺及予登甲科列史館公尚無養卒無一
言于求恩澤豈古之所謂大臣與贊曰嵩嶽峨峨汴
河湯湯伊洛瀍澗迴繞北邙惟彼東都元氣攸萃妻

有大老鍾茲間氣耿耿大節侃侃正言力詆邪說中
扼權姦公考正命公神不死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湖廣茶陵人曾祖文祥以戎籍隸金
吾遂居京師文祥生允興允興生淳淳生東陽蚤負
奇氣四歲能作大書

景帝召見抱置膝下賜上林珍果及內府寶鏹六歲
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大義命肄京庠天順壬午
年甫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
吉士授編修甲午轉侍講癸卯進侍講學士甲辰充

東宮講讀官丙午主考順天鄉試弘治己酉遷左庶
子兼侍講學士辛亥預修

憲廟實錄成陞太常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充
日講官癸丑主考會試得汪俊為第一甲寅擢禮部
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勅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
預機務時安南侵占城國奏請命官往問

上欲從之東陽會同官上疏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
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
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
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

貽患尤大宜勿聽丁巳秩滿賜金犀帶時中官李廣
以燒煉齋醮被寵東陽覆會同官上疏曰我

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召儒臣咨議政事今朝
參外不得一覲天顏且經途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
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
繫于此必繫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人近有
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
禁宋徽宗崇信道流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誑稱作
法卒使乘輿播遷社稷顛覆求福不得反以致禍至
若燒煉其禍尤參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人腸腑為

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番經殿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昔李絳有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災或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時武岡知州劉遜速繫科道會奏
上張怒俱下獄東陽覆同上疏救之
上為齋戒召至平其奏事始復舊制戊午

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五月復召問親定團營總兵官九月

清寧宮災東陽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為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為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為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縱囚釋罪為修德此乃姑息之術災或聖德莫此為甚且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憊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嘆之聲上下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越二日有為李廣乞祠額者東陽以為不可

又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東陽又以為不可
上俱從之己未程敏政典試給事中華泉刻之命東
陽覆試壬申會典成賜玉帶甲子命祀孔子于闕里
還朝上時政疏上命有司議行乙丑
上不豫召入玉几前受顧命

武宗登極加光祿大夫柱國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丙寅

上倦于政東陽上疏曰近日侍朝太遲免朝太多奏
事漸晚嬉游漸廣夫奢靡玩愒非所以崇儉彈射釣
獵非所以養仁膺大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于

朝廷弓矢甲冑戰鬪之象不可施于宮禁使正人不
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于前臣竊憂之矧六月
中旬風雨飄蕩雷霆震怒正殿鴟吻

太廟春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摧折燒毀災異尤甚
惕然省悟側身勵精庶可以回天慰人國家之福也
不聽復上疏曰

先帝顧命惓惓以

陛下為托臣痛心刻骨誓以死報邇者地動天鳴五
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群災疊異併在一時歷
觀載籍偏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且詔令廢格

變易大盡憂在于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于近幸
貴戚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議擬
徑行改易臣若諉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
世其謂臣何不報又上陳政令十失

上付諸司議革之十二月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亶蓋歿大學士丁卯劉瑾擅權適尚寶卿崔璿
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為邏卒誣執枷號于長安門外
東陽上疏力救之命戍邊時聞內苑御船獵獸上疏
曰今歲自端陽後金鼓砲火聲徹都邑旣牧斲後紛
克禁迂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懾不敢諫不知

祖宗分職設官朝廷糜祿養士將焉用之昔漢司馬
相如諫繫熊豕以為逸群之獸輿不及還轅人不暇
施巧非天子所宜近薛廣德諫御樓船以為乘船危
從橋安聖主不乘危伏望鑒古道以端好尚視朝加
早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

上褒答之戊辰六月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忤瑾枷
號東陽又上疏救之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東陽又
力救之是月早朝有投空名文書數瑾罪者疑群臣
所為悉逮問詔獄東陽又力救之庚午六月早霧東
陽上疏曰近時威令大行中外悚懼但霜雪之後必

有陽春雷電之餘必有其雨此天道所當法也臣謹
條上一曰寬逃軍拐馬之罪二曰寬僉書職員之罪
三曰寬查盤糧草之罪四曰禁官校羅織之非疏上
會慶府宣錡叛命太監張永同都御史楊一清討平
之師旋獻俘永發瑾姦狀

上即命擒之以東陽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廢其
從子兆蕃為尚寶司丞覆上疏曰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

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

其難也

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

先帝顧命惟欲

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行無疆之澤

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
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于朝奏講讀之
暇安慶宮闈溥施恩澤起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
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不報時巨
寇劉陸等衆至數十萬東陽晝畫宵盡卒致底定加
廢一子為錦衣指揮上疏力辭

上以京軍不習戰陣欲調邊軍入衛京師東陽上疏
陳其十不便狀不聽遂乞休賜之勅曰君臣相遇自
古為難卿資稟神異慧悟夙成爰自童年召見中禁
應制稱旨名動四方遂以宏博之學蜚英藝苑資歷
既深開望彌重逮我

皇考擢居政府朝夕獻贊便殿延訪平基賜問有懷
必吐無言不從不激不隨無私無比顧命付託感激
知遇益竭忠勤委曲匡救西鄙戡亂兩河討賊廟謨
勝筭多所替畫釐革弊政率循舊規樂育人才明揚
善類代言宣意敷奏達情文學詞翰獨妙一時立朝

五十年輔政十八年清慎之操終始不渝自古大臣
兼茲衆美者代不數人屬時多艱方切倚伏乃以止
足為念章數十上重違雅志特賜允俞於乎功成身
退鄉自處善矣國有大政將就而問焉仍膺其從子
北延為中書舍人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所著有
懷麓堂景廋道南曰予觀楊遂菴叙懷麓堂景廋云高
才絕學獨步一世如大河之源出崑崙至積石至龍
門至底柱吞吐百川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
所窮邵二泉叙續膏云盛德嘉謨澤被海內如大將
御戎不聞號令一節一麾無不如意嗟乎可謂知言

矣子以為弘治間溥海外內泰和流行兵以不試為
威財以不蓄為富刑以不措為治伊誰之力耶君子
是以知文正之不可及也替白雲陽秀鬱皇雲蜿蜒
洞庭浩渺湘水淪漣惟彼黎老端亮沉潛歷事
四朝一德格天翼、匪懈休休不專稽厥動謨禹石
有編

謹身殿大學士焦芳

焦芳字孟陽河南泌陽人天順甲辰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轉侍講進侍講學士左遷湖廣桂陽州同知
歷霍州知州四川副使調湖廣副使俱督學政上疏

奏辯請雪其愆陞南京右通政守制起復為通政再
以憂去召入為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擢禮部侍郎
改吏部陟吏部尚書尋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
大學士性險慢始比尹旻父子尹敗坐請其為吏部
尚書時值逆瑾亂政號八黨大學士劉健會同戶部
尚書韓文率百僚伏闕固爭將除之芳潛通於瑾預
為之所繇是劉健謝遷韓文楊守隨等相繼斥罷黨
勢出熾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為姦凡變紊成憲桎梏
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道之芳用事時有曹
元劉宇者媚竊續貂咸溷政本芳為之與援暨克

孝廟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凡先正名卿采肆醜詆
授意檢討段良以快其忿初在吏部時郎中張傑植
瑾同卿方力薦之驟致家宰賣官鬻爵名器壞亂其
子黃中尤狂誕恣睢方廷試畢方欲處以魁選既而
衆論取呂柟為第一方謂諸執事抑之遂入言于瑾
改編修顧清等二十餘人為部屬官授于黃中為檢
討及劉守之于仁等六七人俱為庶吉士黃中尋陞
編修踰年陞侍讀時士官災澹沒入家口有妹色死
甚方聞求瑾得之後卧病黃中聚麀人咸鄙之瑾伏
誅言官交劾其罪父子皆褫職為民中原盜起有趙

錄者入泌陽方僅以身免盡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
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劔士嚮之曰使吾干
誅此賊以謝天下議者謂盜賊猶知疾惡云庾道南
曰夫政本之地上應治撫下司臬鼎陳猷敷典論道
弘化宗社安危生民休戚華夷向背世代污隆胥繫
焉軒皇六相帝堯四岳舜之五人武王十人亦不為
多湯之伊尹高宗之傅說一二大僚亦不為少誠以
大聖大賢不世出大奸大惡亦下常見也逆瑾擅權
乃有如考如守如元者首附之遂至海內騷動宗社
幾搖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畏哉贊曰積承之

牙木可畏也牯牛之童不可養也盜而且乘致怨至也鬼載之車疑未釋也吁嗟考乎與衆棄也遺真萬世不可雪也

武英殿大學士王鏊

王鏊字濟之蘇州吳縣人成化乙未會試第一進士又第授編修弘治初轉侍讀遷右諭德壬子士考應天鄉試明年進侍讀學士歷少詹事兼前職內辰主考會試又明年擢吏部侍郎壬戌陞禮部尚書知貢舉有景陵魯鐸者屢蹶科筮鏊偶閱其卷函稱之時吳文定公為考官取鐸為省元人咸稱其知人尋簡

入內閣改戶部尚書又淵閣大學士先是北虜火節入寇詔廷議可否時馬端肅公劉忠宣公咸預廟筭鏊上邊議八事一曰定筭二曰重主將三曰嚴法令四曰恤邊民五曰廣募六曰用簡七曰分兵八曰出奇疏上

孝宗嘉納正德紀元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擬上時政四事一曰急講李之為務二曰急延下之為務三曰急用人之為務四曰急節用之為務逆瑾擅權乞休歸卧震澤作謫解以自嘲焉又自贊曰意嘻先生何如其人第年劬書結髮勵行白首於

道茫然無聞者乎爵斯公孤官居臺閣志懷翰中幾
昧納約者乎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當在制不能嬖
阿一有違言超然不辱者乎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
利思後不知規畫歸卧空山晏然居之者乎斯人也
其量則隘其才則庸無裨于世自潔其躬跡其所至
蓋知慕首陽之拙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疏
而不能為應變之崇者乎卒謚文定之著有震澤集
廖道南曰予嘗觀閭門登虎丘望震澤七十二峰乃
見夫煙嵐杳靄魚鳥沉浮林籊合而流泉清意必有
名世者出乎其間既而訪文定之里觀震澤之書高

山景行時嚮往焉嗟乎喆人已矣贊曰百川滌迴猶
於且區萬峯懸恥會于東吳彼震澤者美人所都采
芝山間葺荷水隅平泉樓閣綠野圖書春雲猿鶴秋
兩鷗鳧我思若人不渝厥初

武英殿大學士靳貴

靳貴字允道鎮江丹徒人弘治庚戌進士及第授編
修

武宗出閣命兼司經局校書轉左中允預修會典遷
左諭德兼侍講守制服闋擢禮部侍郎逆瑾用事摘
會典謫失補光祿卿尋復舊職改吏部侍郎兼學士

典誥勅掌詹事府事仍充日講官陟禮部尚書甲戌
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其在翰林同考會試及主順天鄉試者各一
主考會試及授庶吉士業者各一當辛未會試時言
事者發其私以家僮可勤受賄驚題貴亦不辯及丁
丑春方以病在告愈復出典會試音將示公以前宿
垢顧益致群疑於是言官復醜詆之遂致仕卒贈太
傅謚文僖廖道南曰予嘗汎舟京口登金焦望北固
指其露脩脩然若凌雲御風而無所松繫者既而訪
之里間詢之父老多不滿文僖者及讀國史乃見其
為容

謹身殿大學士蔣冕

歷遭醜詆古語有云寧為玉碎勿為瓦全宜其然乎
贊曰金焦屹立菴菴所宮北固岿嶢煙雲作崇產于
其間宜廣而充豈曰無然云胡可宗龍蛇而已奚足
為容

蔣冕字敬之廣西金州人成化丁酉鄉試第一丁未
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庚申兼司經局校書
遷右中允乙丑預修通鑑纂要轉右諭德兼侍講正
德丙寅預修

孝廟實錄充經筵講官丁卯進侍講學士庚午主考

應天鄉試辛未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是歲擢吏部
侍郎甲戌兼學士典誥勅掌詹事府事是歲陟禮部
尚書仍兼學士丙子兼文淵閣大學士賜玉帶丁丑
加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戊寅
武宗北狩命內閣撰威武大將軍勅冕上疏言內閣
之職其大者在代王言凡手勅旨意俱從撰擬今事
出非常遠近驚疑虎豹九關言益齟齬

聖駕已出倏已浹旬延頸北嚙無策可施仰惟

陛下受天明命為天地神人主內而中國外而四夷
孰不尊稱如稱天為天稱日為日孰敢擅稱宋壽號

為將軍鼎鑊在前不敢奉詔己卯駕南巡至金陵大
學士梁儲同冕扈從十二月駕旋次揚州以郊期在
邇冕力請回鑾從之辛巳正月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時楊廷和柄國冕與協心
奉迎

今上于藩邸入繼

大統改元頒詔與天下更始多冕所裁定壬午賜金
織襲衣及王帶勅加伯爵冕具辭癸未冕上疏論災
異及禮儀甲申進士還湘中杜門掃軌不通賓客廖
道南曰易有之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夫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物固有然者矣况

聖神御極風雲景從璧月珠星光彩陸離二三大臣
登黃扉典綸綽爭自濯奮以先天下若冕者固亦清
謹之士哉贊曰湘山之南寔為桂林湘江之合煙雨
蕭森有美君子篤行修名耽幽葆光悠悠古心

華蓋殿大學士楊一清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曾祖情仕元為經歷
祖福山隱居江湖間父景起家巴陵遂為巴陵人一
清幼穎異日誦數千言舉神童太宗伯嬀夔少宗伯
鄒幹胥器之疏補翰林秀才成化戊子中順天鄉試

壬辰登進士第授中書舍人整華籍甚擢山西督學
會事弘治初起復補陝西督學召入為太常少卿督
四夷館轉南京太常卿壬戌虜火飾入寇馬政廢弛
乃遷副都御史督理茶馬上五事曰復金牌曰專巡
偵曰嚴私販曰屢茶課曰廣茶價監苑胥庇甲子巡
撫陝西修復靖虜諸城莊浪諸隘及花馬池諸要害
罔弗振耀乙丑閔西大歉西戎北虜互相蹂躪大寇
固原一清單騎馳至瓦亭鐸會主帥曹雄預設伏兵
寇聞宵遁龍德山正德丙寅復命總制陝西延綏寧
夏甘肅諸路軍務上四事曰緩土人曰屢額地曰廣

招募曰溥賞賚邊土咸賴一清復經畧河套河套者
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上所建統萬城也唐築
受降城在河套之北正統以後浸失其險既舍受降
而衛東勝又撤東勝而就延綏河套為虜甌脫巢穴
其中冰堅入套東寇宣大西寇寧固厥患無窮乃上
六事其一修築定邊營迤東邊墻其二修復寧遠塞
邊迤西屯堡其三增設花馬池及興武營衛所其四
防禦靈州土達其五整飭鞏州官軍其六增修黑山
鎮遠關墩臺悉中機宜丁卯歸休丹徒進瑾柄國逮
詔獄賴大學士李文正公救免庚午宜鑄據寧夏以

致仍起公總制西夏罪人斯得遂與監軍張永定策
暴瑾罪伏

武宗震怒瑾伏誅加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辛未順天
應天及山東河南盜起公上疏十一事曰裕民曰增
軍曰定賞裕曰宥脅從曰聯鄉保曰充賞賚曰嚴罰
禁曰治退縮曰察蒙蔽曰禁奪功曰防奔突

上加納之寇平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甲戌乾清宮災
一清上疏其一謂視朝太遲其二謂祀郊廟太慢其
三謂創梵宇于西內其四調邊兵于禁地其五謂皇
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多切直是年十一月加少傅

兼太子太傅乙亥命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丙子
上疏論遣太監劉允往西番積忤權貴嗾姦言毀復
乞休歸丹徒嘉靖初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去位
上特召用一清首疏起用謝遷時選已八十餘矣一
清生而隱慧貌類寺人博學多術善為調停久之術
窮數盡讒邪交構遂復乞休歸卒公所著有石淙集
督府奏議王堂稿廖道南曰予為編修時值家菴柄
國見其獎拔善類練達事幾每奏報虜情羽檄旁午
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合神筭有言已者多從而揚
之然門生故吏汲汲援引布置穹顯以故其門如市

生機為大必如以云贊曰皤皤國老萬夫之望發跡
而其揚靈于湘首儲翰書繼督學政控機御戎振威
宣令三秦底定兩都迴翔國有筮龜士有圭璋政本
絲綸出而復入嘉猷恒告基命宥密

殿閣詞林記卷之三

閣學

文淵閣大學士宋訥

宋訥字仲敏大名滑縣人父崇祿元陝西行臺侍御史訥博學強記動遵矩護性遲重不妄言笑登元至正癸卯進士任鹽山縣令洪武十三年徵為國子助教橫經發難繫部廓塞學者如歸嘗同諸儒應制撰諸勅文操筆立就雅稱

上意遂遷學士十五年五月命撰宣聖廟碑文賜衣帟文綺鈔鈇秋七月庚戌

上謂訥曰朕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嘆敬天之事後
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
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
寢薄所以然者視民輕故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
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
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
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
長久者以此而已是月有廣東儒士獻治平策上覽
之謂訥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而不及用
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可乎蓋自知而用則所
見者狹知賢而用則所及者廣訥對曰賢才在天下
人主豈能知之必賴群臣薦舉然得賢與否係所舉
在何如爾

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為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為小人
故觀其舉者可知其人之賢否矣十一月以訥為文
淵閣大學士制曰朕觀古今賢者遇君有遲速名譽
有先後昔望于螭溪有飛熊之兆而乃興周八百訥
年雖高邁特授是官爾往欽哉未幾以為國子祭酒
上復勅諭曰大學賢士所關禮義所由出人材所由
興自建學以來歷選師儒以居是職至今未臻其效

豈士習之難變與抑師道之不立與此朕所以夙夜
究心慎擇老成以任之惟鄉夙學者德可以任此鄉
宜體朕意使士習丕變邦其有賴焉十八年二月甲
辰陰晦不雨雪雹如雷訥上守邊策曰今海內既安
蠻夷奉貢惟沙漠未遵聲教若置之弗治恐歲久滋
患邊圉卒荒若窮追遠繫恐士馬疲費餽餉艱難
陛下為聖子神孫萬世計莫若善備邊之策爾備邊
固在乎兵食足食又在乎屯田漢本始中匈奴率十
萬餘騎為寇趙充國乃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
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

則當時之籌畫可見矣今諸將中豈皆借才于異代
哉宜選其有智勇謀畧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
為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
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
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上善其言
其為祭酒嚴毅莊敬諸生畏如神明乙丑戊辰兩科
得士最多而魁選出太學大被賞遇及遘疾

上遣中使諭之畧曰卿稟性純誠疾必速瘥命畫工
圖其像子麟往候問至廂房疾篤始請歸寢訥厲聲
曰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耶卒年八十

上親為文祭之官其次子復祖為司業廖道南曰往
予甲戌遊南雍時沔陽魯公鐸為祭酒乃令習誦監
規乃嘆我

聖祖每戒敕諸生恒曰宋訥云乃知師道立善人多
訥之名不朽矣彭韶贊曰中州文獻遺緒可徵稽古
力學飾車以行百僚讓德六館蜚聲嚴而有度樂育
群英乃叙教條爾準爾繩士皆適用一人以寧制詞
褒重吾道增榮

文淵閣大學士朱善

朱善字備萬江西豐城人少聰穎十歲能文通五經

四書大義祖雲洞先生嘗謂人曰吾孫他日必為令
器及壯以經學授徒壬辰兵變隱居鄉里養親教子
杜門絕跡以聖賢道學為己任奉繼母李氏克盡孝
道友諒戰爭扶母奔竄十餘日復全人謂孝感所至
高皇帝平一海內開建學校乃以豐城為富州州守
強憲中南昌守許方俱延至郡庠教有成效以名聞
于朝授郡學教授洪武八年廷試諸儒善為首乃以
為修撰署院事知制誥逾年以奏對失旨謫戍遼東
復改典籍放還十七年

上思用老成驛召善還京以為待詔七月戊戌

上御東閣謂善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為智識則明蓋人之嘗情多矜己能好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志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嘗奏有國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婚近日禮教弗明婚姻混亂或已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議律不精其禍乃至於此成周之世為婚姻者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世為婚姻可知也列國之君曹衛陳鄭秦晉莫不皆然降及

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罔不以世婚為重今宜弛禁以通人情別族以明世教上從之十八年命主考禮闈撤棘之日乃超遷奉議大夫文淵閣大學士五月辛酉朔

上御華蓋殿命善進讀心箴

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伎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為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矣八月丙辰善復言曰古者人君至治重在任人蓋任

衆賢為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衆知為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才宜留聖慮上曰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亂也是任人為難然人亦有謹始怠終者亦有過於前改於後者固不能保其始終惟始終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匿詐似信懷奸以忠者決不可任也是卒忽遘危疾

上遣醫調治其子逢掖請告還豐城卒年七十有二

屬續正冠危坐舉手加額曰感荷聖恩無以報也語畢而絕鄉人見有星如虹墜其舍所著有詩經解頤輯釋史輯諸書廖道南曰子幼學詩誦善所著解頤輯釋頗得其要領然而國風民淫宗廟朝廷雅頌之詩爰自千篇刪為三百亦已嚴矣宋儒泥于鄭聲淫之說遂槩以為淫奔而不以進講豈皆作者之本旨哉思欲起善於九原而與之論難又胡可得也林塾蒼曰羨彼雲洞燁有來裔道立教成令聞斯泮乃擢翰林掌 帝之制寵祿不驚皇極經世爰起校文登華振滯墜星有占歸則云逝

東閣大學士吳沉

吳沉字濟之浙江金華人故元國子博士師道子也
博學有文累徵為縣庠訓導辭不就洪武十二年薦
授待制十一月甲午朔

上觀漢紀顧謂沉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
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貲其父經營儲蓄未有不為子
計者父子而異貲家必壞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損民
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丁酉
上論持身保業之道又謂沉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
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

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可以成大善忽細
事而不戒者必至於成大惡常人且然况人君乎沉
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上曰安生於危危生于安安不克慮則能致危危而
克慮則能制安在於能謹與否爾

上御奉天門視朝畢又謂沉曰人君治天下進賢納
諫二者真切事也沉曰求之於古克行者鮮矣是故
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上曰使其真知賢者與治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
在于忠已何有不納是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已難入

若誠能好賢則賢不待招抹而賢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必來沉曰陛下之言及此國家何幸焉未幾降編修十三年六月丁卯復以為待制沉薦教授童冀儒士吳慎遣使徵之十四年冬十月辛酉給事中鄭相奏言尊無二上稱臣於東宮是並所尊矣沉駁之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胡得而異焉請凡啓事東宮如舊制

上從之十五年十一月戊午乃以為東閣大學士十六年二月上

上將享太廟沉進精誠錄先是

上謂沉曰朕閱古昔聖賢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臣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三事以類編輯至是書成

上覽而善之命沉撰序三月沉因講周書至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

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入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誅正卯沉進曰書言去邪勿貳所以深致其戒

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蓄藥毒不急去之必為身
患小人巧于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喜其順已而恣
其所為將無所不至矣沉曰小人中懷奸邪而言似
忠信不可不察

上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為者不顧非
義乃牽合附會曰是不可不為人主不樂為者不顧
有益於國家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為此誠國之賊
也自古知人固難而知言亦不易八月丙戌以進講
後期降侍書尋改博士十九年七月丁丑卒沉富蓄
遠覽嘗因奏對誤遷涇源教諭未行改典藉陵大學

士考功監劾其怠事降侍讀終博士三仕三已無喜
愠人以此多之廖道南曰予觀沉所進精誠錄其學
粹乎正矣至論小人不可用斷斷乎其為確論也金
華之學沉亦可取矣贊曰於乎君子浙水之英奇氣
湧發正學端純精誠有錄格於皇天天心克享秉志
彌堅三仕三黜喜愠不形於乎羣浙水之英

文淵閣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解縉

解縉字大紳世居鴈門厥後徙居吉水遂為吉水人
曾大父應辰元高安教諭應辰生子元子元生開先
開先生縉縉生而穎悟奇絕五歲誦書七歲賦詩十

歲日記數千言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洪武二十一年計偕如京師考官劉三吾閱卷極其稱賞名遂大振與弟綸暨女弟之夫黃金華同舉進士

皇祖親加簡拔選縉及金華為庶吉士讀中秘書日侍左右特被寵眷一日寓大庖西室諭之曰爾縉試舉今日施政所宜有述以聞縉即屬草以進其畧曰陛下得國之正非漢唐宋所及取天下于群盜掠民生于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筭不假良平不倚信布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蠹底定且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為遊畋又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三代

盛王矣夫令出惟行也不宜數改令數改則民疑刑期無刑也寧失不經刑太繁則民玩今好善而善不顯善者未必蒙福惡而惡日滋惡者未必蒙禍臣願篤博信之本加慎密之功喜怒一聽于天理存養無間于須臾夫人君不以察為明也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萬事皆廢人君當以德為政也帝德罔愆則衆志應天命用休今畏天畏鬼神矣畏民則未至治民治強暴矣治心則未至臣願畏民為畏天之本治心為治民之本祭不必瀆受無咎之福神不必勞享無為之治夫經正則庶民興故孟子距諛行息邪說臣

顧上沂虞夏商周之華與下及濂洛關閩之佳葩釋
老之壯者驅之復于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絕其欺
誑斷瑜珈之教禁符式之條夫名不正則言不順故
賈生定官名易服色臣願明經制以任諸侯王于衆
職推恩義以待百執事于一體大臣不施辱罰屬官
不加捶楚夫禮樂不備非所以協神人臣願配天復
掃地之規尊祖隆七廟之制祀列聖于太學祀孔子
于諸學而又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禮經之缺夫險要
不防非所以保邦國臣願開武舉以收英才擇關隘
以屯重鎮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于

五

兵農而又時申戒飭之令特重官守之防夫風俗不
正非所以視民趙臣願倣藍田呂氏鄉約及浦江鄭
氏家範率先於世族以端軌則夫田稅不均非所以
厚民生臣願行授田均田之法擬常平義倉之舉積
久以歲月以豐財賦夫臺綱不肅非所以厲清要長
風采今御史糾彈咸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日除奸臣
願去朋姦倚法之條使民有所恃而不恐夫賢路不
清非所以勵頑鈍獎忠貞今推埋器悍列布朝省朝
捐刀鑷暮擁冠裳臣願遵鄉舉里選之法使民有所
勸而為善尤願

陛下推所以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以待萬物幸垂鑒焉奏凡數千言

上嘉其識時兵部侍郎沈潛忌縉才誣其狎侮胥隸上慮其中傷郎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值都御史袁泰構害張昶怙勢恣橫諸御史莫敢糾其非縉執筆起草力詆其奸狀又代虞部郎中王國用論救王國公李善長寃疏

上又慮其涵養未至召縉父謂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謂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益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

朕大用爾未晚也縉侍父歸感恩勵志所造益深矣高皇帝升遐縉馳赴臨權臣構害謂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未幾召還入為待詔一日於宮中披覽建文時評臣所上封事千餘通

命縉編閱有關政治者留覽餘悉焚之

文皇靖難雅聞縉名拜侍讀學士階奉訓大夫初開文淵閣簡用七人備顧問以縉為首諭之曰爾七人朝夕相與其事鮮離左右朕嘉爾等恭慎固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庶幾君臣保全之美縉對曰陛下不

以臣等淺陋俯垂信任敢不策勵圖報

上喜各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欲召見爾七人命婦其郎令赴柔儀殿見之永樂元年十二月壬辰

上御謹身殿閣

高祖御製文集諭縉曰皇考文章天資超邁然亦學問所至觀其所著皆天地之心帝王之度語簡理至藹然可見朕於宮中編索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君自焚時并寶璽皆毀矣意者其有逸帙乎縉對曰國初佐命之臣理當有之於是遺書諸藩索之三年八月巳丑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

上覽之至再諭之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平則庶事去如明鑑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此心為切要十二月進文獻大成賜宴禮部是歲文華室成

上賜皇太子諭縉曰朕皇考訓戒太子嘗采經傳格言為儲君昭鑑錄朕此書稍加克庶益以

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誠能守比足為賢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此所以亂亡朕此書

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亦當以此為
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於守成令主嗣後纂修
高廟實錄及永樂大典命縉為總裁官先是
上與其國公位福等二三大臣議建儲諸臣咸謂高
煦有扈從功

上不以為然召縉密議事遂定立

仁宗為皇太子高煦為漢王加縉為學士兼右春坊
大學士階奉議大夫未幾福等初議泄于外高煦知
之憾縉獨深遂請于

上曰藩邸舊臣無泄者其縉泄之乃坐縉廷試請於
不公罪出為廣西參議既而禮部尚書李至剛誣縉
怨望改交趾八年入京奏事時
車駕北征

皇太子監國縉伏謁徑歸高煦問之又請縉私覲儲
君無人臣禮復竄交趾之化州檢討王爾在謫所幾
與同道廣東之化州縉復上言請用救萬人鑿頓江
上大震怒徵逮詔獄拷掠備楚詞連大理丞湯宗中
允季曾贊善王汝玉編修朱紘檢討符驥潘幾蕭引
高經歷高得賜及李至剛相繼死獄中縉子植應禎
亮舉家俱戍邊

仁宗登極特宥還官其子禎亮為中書舍人縉襟字
驥畧絕無城府喜引拔士類如曾啓等二十八人俱
所獎進

太宗嘗命縉評諸臣縉以實對於蹇義曰其實重厚
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不遠小人於劉儻
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于
才於李至剛曰誕而汙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
易直確有定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
禮曰慙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
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祖澹之心既奏

上以授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仁宗嘗問建文所用諸臣縉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
行事不足論已問尹昌隆王汝玉曰昌隆君子而量
不洪汝王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爾縉卒後十餘
年 仁宗出所評十人者示揚士奇曰人謂縉狂士
今乃知非狂士也揚士奇銘其墓曰千里之足越國
過都或一蹙之不虞搜捕百尋其才之森寧見指于
匠輪郁乎紛々五采承日競瞻望以忻快何浪沒之
蓋疾于將地下其神不死尚有光華天漢之淚廖道
南曰縉負奇氣抱儁才意與所到埽筆成章水搏蛟

蚪陸剽犀象淵乎其不窮浩乎其若有餘其自視何如者

高皇網羅英雄俊智屈群策當時翊運元臣雖親如善長貴如廣洋性庸近侍如安如漁如觀如素雷霆所擊罔不震懼縉以一少年上庖西萬言疏批鱗逆心罔所諱忌而

聖度優容令其進孝才誰之嘆猶可想見規模其弘遠矣召旋河陳踐歷清華密贊建儲有故老舊臣所不及知而獨幹運廟模措神器于磐石視古英哲何以加諸然諫阻交阻力抗權倖卒隄于讒莫之敢白

悲夫贊曰董子三策賈生萬言誓曰直回朔風孤鶩縉也奇才國士鮮麗遭際

真龍逆麟弗諱河迎既窺日南載遷魂飛湯火殄瘁時憐文具銘辭勒于貞石潛光六一彰照耀方策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

胡廣字光大江西吉水人延平守子世之孫永豐承師尹之子也幼受學於叔祖子貞及長之聞從黃仲容游建文庚辰舉進士第一賜名靖受修撰

文皇登極簡用儒臣入文淵閣擢侍講疏請復其舊名允之踰月改侍講階承德郎

上一日問百姓安否廣對曰群縣窮治姦黨外親深
為民厲詔免究賴全活者甚衆四年七月又問曰
有中官自江西來言田家刈稻已畢何獨大旱對曰
臣御民多勤且多種早稻

上曰勤之一字豈獨農家為然至于人君尤當致勤
於心朕每退朝靜坐必思今日所行幾事果當于天
理合於人情則心安矣否則中夜必思命左右記之
俟旦改之蓋一事失當民受其弊故不得不勤爾廣
對曰誠如

聖諭未幾陟右庶子仍兼侍講四年七月命撰神水

山碑文

皇太子立遷廣為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階奉政大
夫諭吏部曰廣等侍朕日久繼自今秩滿勿改外任
五年七月命同其國公竝福等輔導

皇太孫賜之勅諭畧曰宏材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
瓚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皆具茂簡德藝職輔東宮
東宮之子必資寅弼宜協心同志輔導子成推廣仁
義道德之源開陳二帝三王之治涵養本原恢弘智
量以成其德器庶國家有無窮之休卿等亦有無穹
之聞五年冬廣進呈文字

上覽之稱善問曰黃淮不稱于揚士奇何也廣對曰
淮有政事士奇有文學蓋因解縉重士奇輕淮故併
及于臣

上曰知汝不容于淮惟朕不為所惑廣頓首謝六年
七月命撰淳泥國恭順王碑文七年二月甲戌

聖學心法成諭廣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要雖生知
之聖亦資咨問由唐虞至宋聖賢明訓且著經傳然
簡帙浩繁未易遽領帝王之學惟得其要篤信力行
足以為治朕惟皇太子天下之本今當進學貴在知
要朕因機暇悉輯古聖之學如執中建極切于身心

家國天下者類為成書如等試觀之廣曰帝王道德
之要備載此書宜與典謨訓誥並傳萬世八年

上大閱誓師聞瓦剌使者言諭廣曰國家無所用兵
今日此舉非得已也廣對曰孔子所慎齋戰疾顧致
謹焉

上曰孔子又言我戰則必勝祭則受福誠敬之至效
可必也三月丙子

上北征次凌霄峰諭廣曰諸將比來不進一言何也
廣曰成筭在上莫之能裨

上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雖聖人資于勞蕘朕曷敢

任已以掩群策暨旋師廣等頒賚有差九年督罕提
言并女直野人來朝

上諭廣曰朕非欲併其土地良以此輩貪殘救為邊
惠采歲賂以金幣剝民膏血若餌虎狼今既畏服授
官賜賚捐小費以弭大患可也十一月乙巳重修
高廟實錄命廣同胡儼等為纂修官十二年十月甲
寅諭廣等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
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精語增附于
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
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等亦別類成編務極詳備

庶幾可垂後世命廣為總裁官書成廣等撰表進呈
上親製序文擢廣為文淵閣大學士時禮部郎中周
訥建請封禪群臣多從之廣撰却封禪頌以進

上大嘉賞十六年五月嬰疾卒年四十九

仁宗登極贈官賜謚奠章有云鄉德行文學士林所
重事我

皇考論思宥密十有七年清慎恭勤始終一節輔朕
春宮小心直諫今特加贈榮祿大夫少師禮部尚書
謚文穆仍賜其家金鈔文綺官其子種為檢討楊士
奇銘其墓曰經國所資文武並施惟武以靖惟文以

治魏魏

太宗統御九有任武暨文如左右手分職詞垣十有
九禩秉恭執勤司帝之制玉冊金簡天章尤文光華
曰星敷宣帝仁萬幾燕閒清問前席公所入告惟帝
時懌公所蓄志寬惠被卞沕稷泯為密養鴻化春宮
輔德平直之行二聖惟明獨鑒公誠好文之朝儒林
之首人聳其瞻公眎無有泊慮之存簡肅之度彼其
何心有好有惡冤章駢繁實終猶始始終之全曠代
其幾金螺在左文江左右埋壁看光上貫牛斗廖道
南曰

國朝選士擢冠于廷者自吳伯宗任亨泰輩受知
皇祖至廣益大以肆表章六經及性理諸書可謂有
天造于後學者觀其扈蹕帟幄之籌與夫典樞綸綍
之文蔚然炳矣觀文貞以下鮮與其儔云替曰東壁
之躔月台星聯西崑之岫玉澤珠懸彼美人兮龍見
于田運逢九五風雲翕為本天親上上際九玄本地
親下下徹九淵士俊迴翔頡頏誰先先猷秘畧公也
則然

吏部侍郎兼學士曹嵩

曹嵩字萬鍾真定寧晉人曾祖克柔祖庭訓父祉咸

隱德弗耀，雖幼有遐志。日誦數千言，居常篤行事。終
母備極孝養，初舉鄉薦。中乙榜，受代州學官。疏辭不
受銓曹銜之改任，泰和典史時中使勞，午置郵無虛
日。葬處之裕如，公暇即延禮師儒講明理性。宣德壬
子，督部工匠赴闕，疏乞入試，中第一。至楊文真公，一
見竒之，明年廷試。

宣皇策以義禹河洛象數，萬對稱旨。

上親擢第一，授翰林修撰。從揚文定公遊，所得益深。
英廟初，御經筵，輪選講讀官，首預為數。納明暢聞
者，聳敬預修。

宣廟實錄轉侍講五年，簡入內閣參知政事。甲子進
學士。乙丑廷試，讀卷得商輅為第一。是歲陟吏部右
侍郎，仍兼學士。己巳五月戊申，罪奏侍講劉鉉修撰
王振堪教庶吉士，修撰許彬郎中潘勤，堪督四夷館。
從之。七月虜酋也先大舉入寇，中官王振力請親征。
上命武官英國公張輔等、文官兵部尚書鄺埜等及
驍與侍讀學士張益、扈從巡邊。是月壬寅。

車駕次鷄鳴山，癸卯次萬全峪，是夕金星犯亢。甲辰
次懷安，是夕黑氣四塞。乙巳次天城，丙午次陽和，是
夕火星犯土。丁未次聚落驛，戊申次大同。庚戌次雙

寨王振蔚州人邀上幸其第辛亥次滴水岩壬子次
洪州癸丑次白登王振益恣迫挾進兵成國公朱勇
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噤無一語
惟欽天監正彭德清首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
若有疏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罪繼之曰臣子
固不足惜

主上繫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儻有此亦
天命也八月辛酉次土木命太監吳亮相地布營陣
未定虜已據南河次日虜偽退王振復矯制起營追
之虜大蹂躪我師敗績死者十餘萬人彘及諸臣五

十二員皆死之

景帝聞之贈葬榮祿大夫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
學士謚文襄遣官諭祭官其子恩為大理評事

英宗復辟加贈太傅改謚文忠文官其孫為錦衣百
戶廖道南曰予觀李忠文公及劉文安公奏疏謂自
右夷狄之禍未有甚于土木之難者夫漢之昌頌築
黠方張唐之安祿豢養已久宋之遼金及元則又中
國偏安勢非其敵我

明當前盛之時王用三驅獲狐射隼而乃受制關豎
親勞六飛至使全師覆沒善人殄瘁如彘者哀然為

廷魁首元喪大羊身膏草野不亦可悲乎予故備述
國史亦以為世鑒也已贊曰六龍北狩八駿西馳龍
沙遼邈狼山逶迤矯矯倫魁耿耿大節其身雖隕其
神猶烈人亦奮泰山鴻毛之子之死當辨秋毫

文淵閣大學士彭時

彭時字純道江西安福人正統戊辰進士第一授修
撰已已

英廟北狩郕王監國命時奪情起復入文淵閣陞侍
讀賜五品服時請終制不允值易儲遷左春坊大學
士褰宇志成陞太常卿兼侍讀天順元年九月

上御文華殿召時入見問年幾何時對曰犬馬齒四
十有二

上笑曰年方壯可用也覆命入閣兼學士時徐有貞
既去許彬薛瑄岳正呂原相繼拜命及李賢復入欲
于閣中南向坐時曰不可

宣宗臨幸跡猶在也賢曰東閣何獨正坐時曰東閣
西向內閣南向恐非臣子所敢專且華蓋謹身文華
武英皆

至尊所御設官兼殿止可侍坐備顧問正坐非禮也
賢讓塞戊寅二月恭上

聖烈慈壽皇太后徽號時條上寬恤數事詔班行之
仍賜金綺有差十月扈

駕校獵于南海已郊賜遊西苑五月端午賜觀驃騎
七月賜遊南內庚辰

上御南薰殿召時同李賢呂原入命內侍鼓琴賜傳
帶十二月閱射西內召時同觀

憲宗即位陞吏部侍郎知經筵尋進兵部尚書兼學
士給假歸省遣中官護行因四川地震時上言十事
賜麒麟服總裁

英廟實錄成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

慈懿皇太后崩時上言請如漢文葬呂后宋仁葬劉
后故事不報時同禮部尚書姚夔率百官伏文華門
號泣爭塋禮

上感動從之戊子九月丙寅彗星見時上言正宮闈
廣儲嗣數事是歲改吏部尚書賜玉帶己丑冬無雪
時上言三事因及

景帝固安公主及笄且出嫁太監劉永誠冒軍功不
宜封以伯爵從之丙辰十二月庚辰時上言比者彗
見天田西掃太微北近紫宮警懼遣告可謂至矣因
條上七事一曰正心術二曰謹命令三曰親接見四

曰慎賞罰五曰納諫諍六曰勵官守七曰恤軍民
上嘉納之是歲加少保卒贈太師謚文憲官其子頤
為尚寶寺丞廖道南曰予觀可齋記乃見文憲公之
貞朴非若文達公之多智也及讀國史謂時端慎嚴
密外和內剛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語
子姓以政事於乎今之君子何獨不然温室之對可
謂永鑒也已贊曰漢稱丙魏吉知大體唐稱姚宋璟
能正已惟明達務惟介知止於乎文憲無愧斯語

文淵閣學士階兵部尚書苗衷

苗衷字秉彝鳳陽定遠人永樂辛卯進士及第授編

修宣德初預修

丙廟實錄轉侍讀正統紀元侍經筵預修

宣朝實錄進侍讀學士命入內閣典機務乙丑充廷
試讀卷官丁卯擢兵部侍郎兼前職戊辰廷試讀卷
得彭時為第一景太初陟兵部尚書兼學士乞休
景帝賜勅曰卿以科目高第發身事我

皇曾祖考以至於朕凡四十年歷官翰苑寅畏小心
朕方進卿以大司馬兼翰林長官冀有倚毗曾未幾
時遽以老辭換之古先哲王求舊之美固不能忘而
士大夫甘退之節亦不可拂特賜寶璽金綺給舟以

歸以副朕懷賢念舊之意卒贈榮祿大夫加少保謚
文康子樾為監察御史廖道南曰予觀中都志載苗
文康素獲弗得其詳及讀國史稱其為人溫厚簡重
外和內莊諳于世故樂道人善修然有塵外之意予
始知文康之風遐哉矣贊曰嵩嶽龍窠趨于中都
渾河光洋風氣鬱紆乃生文康躋陟龍圖嬉笑叱咤
咳唾璣珠急流勇退上嘉兩疏國史如丹尚有嘉謨

文淵閣學士贈禮部尚書馬愉

馬愉字性和山東臨朐人宣德丁未進士第一授修
撰正統初轉侍讀侍經筵預修

宣廟實錄進侍讀孝士庚申命入內閣乙丑遷禮部
侍郎兼侍讀學士嘗奏讞疑獄多所平反兩考會試
甄拔才雋人咸稱之忽晨起趨朝仆不能語事聞即
命醫往治越四日卒年五十三

上聞嗟悼賜棺槨賻錢萬緡命有司營兆域贈禮部
尚書兼學士舊例贈者無兼官兼之自愉始廖道南
曰予觀山東志謂愉淳雅寬厚行義可式及讀國史
則又雲端重簡默自處澹如門無私謁於乎使居台
揆者其門如市其心如冰亦何愧于愉哉贊曰青州
之野象應虛危倫魁之擢文炳壁奎商彭匪壽子淵

匪天大化司之若彼莽取於手若人入掌絲綸胡為
遽墮天奪良臣天奪之良不熬遺老蒐幽秘史丹青
厥貌

文淵閣學士贈戶部尚書江淵

江淵字時用四川江津人宣德庚戌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轉侍讀正統己巳陞刑部侍郎又改戶部侍
郎兼學士景泰辛未主考會試得吳匯為省元尋命
巡視淮徐諸郡淵條奏三事一淮之常盈徐之廣運
諸倉俱在城外宜築月城以守之一天津為北河之
會鳳陽為中都之會宜放操軍以守之一河南為中

原之要地比平為京師之巨甸宜募民兵以守之疏
上命所司議行尋改吏部左侍郎景泰壬申以易儲
事加太子少師入內閣預機務

英宗復辟刑于謙王文王誠舒良張永王勤于市謫
陳循江淵俞士聰項文曜克鐵嶺軍後石亨敗復其
官廖道南曰予觀景泰時陳循柄國凡厥有猷有為
者咸程厥能効厥用然而任怨太深操權太重怨叢
則衆怒推踰則主疑如江時用等才固可取而志亦
可恤也循之明于知人暗于知己又胡足恤乎贊曰
兩川浩渺玉壘攸崇千崖屹嶻金峨是宗驚靈為相

祉字為辟子糾小白建成元吉君子于茲權其重輕
師臣雖美儲位當寧於乎時用昧於時中鐵嶺之後
請視勳庸

文淵閣學士贈禮部尚書許彬

許彬字道中山東寧陽人永樂乙未進士選庶吉士
授檢討宣德中秩滿轉修撰正統己巳曹鼎推奉提
督四夷館九月陞大理少卿尋遷太常卿景泰庚午
議遣近臣奉迎

聖駕于沙漠彬毅然請行曰主辱臣死分也八月辛
酉也先于土基設坐于上率衆膜拜奉辭

太上皇進良馬貂皮遣得知院等護送至野狐嶺仍
遣五百騎送至宣府彬謁見

太上命駕罪已詔勅諭文武群臣仍遣兵祭木土陣
亡官軍

英廟復辟迂禮部侍郎兼學士入文淵閣參知政事
嘗薦王欲治河果有成績及石亨專橫憾岳正忤已
并及於彬調南京禮部未幾出於陝西參政亨敗乃
復其官卒贈禮部尚書廖道南曰予覩天順日錄及
袁彬李質楊善紀行紀乃知許道中之大節亦不可
誣也夫晉之懷愍宋之徽欽蓋輿奔播于龍沙衣藻

蒙塵于狼胥良以中國諸臣徂于細節聞于遐覽拘于瑣務暗于遠圖未有若我朝

黃廟之全福而諸臣建策遠出晉宋之上如許道中者詞林中之剋楚也贊曰龍庭荒漢六飛迴翔虎闕嚴闕萬乘趁蹌備哉志士捐生為國捧日以還赫業上推賢讓能綽焉有容立名不朽於平道中

文淵閣學士階禮右侍郎薛瑄

薛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曾祖常祖仲義皆通經教授鄉里父貞領鄉薦為真定元氏教諭再調王田母齊氏夢一紫衣人入謁遂生瑄于學舍初生肌如冰

晶五臟皆露祖仲義聞其啼声曰必異人也洪武己卯父貞改除馬湖吏目瑄撰平雲南賦黔國見而竒之永樂己亥父貞復除鄢陵教諭與子瑄發解河南明年才丑登進士宣德戊申授監察御史差監湖廣銀塲手録性理大全潛心誦讀深有所得著讀書録正統紀元擢山東檢事提督李政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李者講明理性多所造就揚文真公薦之入于大理少卿撰大理箴以自警時大監王振專柄錦衣指揮馬順附之會有百戶病死其妾誣妻殺其夫瑄白其寃都御史王文諧之于王振振怒嗾言官劾

之詔逮之獄處以大辟兵部侍郎王偉申救除名放
歸正統己巳給事中陳信薦起為大理寺丞命督餉
貴州戶部侍郎江淵薦之陞南京大理知蘇州有餓
民火富室之廬者王文復往按其事坐以謀逆連及
五百餘家瑄又白其寃文謂人曰瑄岷強猶昔瑄曰
辨寃獲咎又何憾焉既而執之愈力賴以平反者甚
衆天順初都御史楊善薦之特召為禮部侍郎兼奉
士入內閣一日

英宗御便殿召瑄入語移時諄諄啓沃皆有関于聖
孝君德者是科命主考會試瑄以復性為問得劉定
之為省元時曹石冒功亂政瑄曰君子見幾而作寧
俟終日耶即上疏乞休卒年七十六子四人孫祺奉
進士李父達公銘其墓曰昔有王氏鳴道河汾流風
餘韻以哲休聞乃若薛公不以自足濂洛闕閩意向
甚篤稽其出仕實始為親馭歷中外進孝日新孝既
日新道亦有得身軀力行志無少息操履堅定外物
不移中心自固夫豈有私富貴利達患難貧賤隨處
而安局有欽羨成就後孝大小不遺由粗而精以隨
其資嗟今之人無公所好公今已矣誰臻其奧廖道
南曰予幼誦讀書錄以為程朱語錄之後即有此書

及觀國史乃見劉文安公定議謂瑄直躬慕古談道
淑徒進不附麗退不慕戀允為一代名臣然論其可
朱熹之卒未若黃榦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
之推衍緒論推之從祀似亦為過也彭韶贊曰力行
好古進趨有程寤寐河洛以究春陵敷歷中外大棘
之卿縲絏非罪復起而丞貳卿掌制以弼以承豈賢
遠而志可行乞年以退惟道之損

文淵閣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呂厚

呂原字逢原浙江秀水人父嗣芳為萬泉教官卒于
任原孤貧假館養母郡守黃繼奉充邑庠生正統辛

酉鄉薦第一明年進士及第授編修癸亥預修五倫
書賜寶鏤丁卯被選進學東閣侍經筵景泰初遣祭
于蜀歸充經筵講官轉侍講壬寅遷右中允兼侍講
是秋進侍講學士兼中允癸卯預修歷代君鑒錄主
考順天鄉試乙巳預修寰宇通志明年擢右春坊大
學士仍兼侍講天順初改通政司左參議兼侍講主
考會試時徐有貞既黜薛宣請老乃特用李賢并召
原與岳正入內閣命原兼學士總裁一統志成有金
帶玉杯之賜壬午守制歸躬視母堂哀毀踰節明年
卒年四十五贈禮部侍郎謚文懿子憲為太常卿廖

道南曰予觀楊文懿公誄原之父有曰繫構李之鍾
秀巧挺碩人其頎頎植仁義以為本焉橫百行以為
枝劉文安公輓原有曰君子非始之難而終之難若
公之終孝不忘于其親則無愧于其君矣蓋嘆逢原
之學所從來者遠矣及國史所載謂其為人寬厚不
立崖岸事母抚孤克盡孝友其在內閣多所裨益郡
志亦稱其內端外和與物無競程篁墩文葺遺事謂
君官二十年家無田宅為學務實踐不事多言蓋皆
實錄也贊曰構李之域龍淵是名嘉禾之秀虎觀有
人惟陸宣公為唐內相惟呂逢原為明人望文懿所

誄文安所哀於乎已矣上燭中台

文淵閣學士贈禮部尚書王一寧

王一寧字

浙江仙居人十三能詩父峻任國子

監丞一寧從侍時

仁宗在春宮聞其善抚琴召見命賦銀河詩嘉之俾
就國子監讀書永樂戊戌舉進士授吏部稽勳主事
松文華殿供事秩滿改修撰曹鼎薦教庶吉士萬安
等預修

宣廟實錄成轉侍講兩命為京闈考官正統戊辰遷
禮部右侍郎景泰初勅往湖廣督理軍餉明年召還

轉本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命入內閣預机務以
中官王誠輩嘗受業報其私恩也壬申易儲進太子
少師仍兼舊職尋卒于官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謚
文通廖道南曰古之豪傑之起也固不拘其類後世
刻不然乃若王匡王叔文李訓鄭注之儔或以他伎
進卒敗其身而動搖宗社故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
又惡不由其道王君始由狎客射策甲科終由佞幸
司綸秘閣君子奚取焉亦以寓勸戒焉爾贊曰天台
窈窕赤城霞標鴈蕩摩雲龍湫噴霄允矣王君夙類
雷髻鼓琴潛邸校藝京寮卒階崇秩德音奚昭

文淵閣學士階戶部尚書蕭鏞

蕭鏞字孟勤江西泰和人宣德丁未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正統初預修

宣廟實錄轉侍讀未幾陞祭酒勤于訓士矩度整肅
嘗欲乞歸監丞鮑相合師生三千餘人慰留如陽城
景泰辛未召入文淵閣兼學士尋擢戶部侍郎命議
易儲事鏞曰無易樹子霸者所禁况天朝乎不聽加
鏞太子少師因天變上疏論時政甚切修寰宇通志
充總裁官書成陟戶部尚書加太子太師仍兼學士
廖道南論曰予觀丘文莊贊辭謂鏞蒼然古色淵然

德光進有所施舍可以藏知鉉為可人也及讀國史稱鉉言動溫雅性多猜忌遇事亦退避方景泰易儲時則顯言以爭及加官秩則又覲顏以受是遵何德哉贊曰文江之源靈氣鬱蟠仁山之麓英乂挺生傑哉孟勤勿抱巨志繼踐金華徘徊廊宇時政有疏秘省有書力爭易儲德也不孤

文淵閣大學士陳文

陳文字安簡其先湖廣茶陵人有名蘭孫者其仲子欽徙居江西之廬陵文幼英敏甫弱冠即魁多士正統丙辰進士及第授編修癸亥被選東閣進學士已

巳秩滿轉侍講景泰庚午主考順天鄉試以高文毅公薦補雲南右布政轉廣東左布政天順改元召旋拜詹事癸未遷禮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甲申改吏部左侍郎與李文達彭文憲同心輔政成化乙酉陟禮部尚書總裁

英廟實錄加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卒年六十四贈崇祿大夫少傅謚莊靜官其子璋為中書舍人廖道南曰予觀劉文安所著陳莊靜傳立文注所撰哀辭咸謂文出歷外藩入長宮端受密命贊化權謨謀毗益眷注日隆及觀郡志亦稱為一時之能臣而國

史小傳則寥上數語於乎若人者吾奚得而名狀之哉贊曰文達之才如崇通變文憲之介如景守正莊靖於時同心輔政無言無爭惟寧惟靜出歷二藩入踐三台周旋曲折亦已焉哉

文淵閣學士階兵部尚書尹直

尹直字正言江西泰和人景泰甲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轉侍讀直上言典章制度必大備于文明之朝著述纂修當不廢于承平之世我

祖宗神功聖德雖登于秘史其儀文法制未載于全書雖有諸司職掌然遺畧尚多更草不一欲示求義

屬稱大成乃若通鑑綱目起自周威烈王迄于五季茲宜續修以成巨典

上是其言尋進侍講學士上言災異修省二十二事轉吏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學士主考會試得程楷為第一是科得人最多如蔣冕費宏劉春毛紀時江右李孜省用事鄉宦多附証之直密與通但其斥中使季毅之巫辨御史吳珍之寬人又稱之卒謚文和廖道南曰予讀直所撰瑣錄錄力詆吳與弼之為人及諸勝已者悉加媒孽心竊疑之既而讀國史狀直之心如其所撰者不爽也

贊曰大江之西吉水之濱英才疊出多為名臣直負
修能屢有啓沃論史有疏瑣綴有錄顯斥與弼潛附
救省國史如丹洞燭幽隱

文華閣學士階禮部尚書彭華

彭華字彥實江西安福人景泰甲戌會試第一選庶
吉士授編修天順中以多支廩餼坐除名賴大學士
李賢救免成化初轉侍讀克經筵日講官進侍讀學
士預修宋元綱目成陞學士文華大訓成遷詹事兼
學士丁未陞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內閣尋加太
子少保禮部尚書先是江右李孜省以小吏致位鄉

佐華私附之又與大學士萬安結為心腹以故肆讒
授間亟亟若狂如尚書李秉王恕馬文昇秦紘侍郎
邢讓祭酒陳鑑與其同鄉劉宣羅景相繼斥逐華之
力居多未幾輿疾歸卒謚文思廖道南曰予觀吉安
志謂華才識超邁望重一時及讀國史累千百言皆
極其醜詆又謂羅倫之逐張元貞之劾皆原于華予
不敢盡信姑存其著者贊曰漢之廣受咸事儲皇宋
之郊祁並善文場乃若二彭蓋簪玉堂文憲何狷文
忠何狂既昧介石猶慚復隍彤管紀之云胡不臧
文淵閣學士贈禮部尚書劉定之

劉定之字主靜江西永新人正統丙辰會試第一明年進士及第授編修正統己未六月定之上言十事
一曰謹號令二曰察人才三曰處降夷四曰重守令
五曰杜奔競六曰訓武臣七曰嚴考課八曰惜名器
九曰遵服制十曰禁淫奔疏上留中秩滿轉侍講景
泰庚午定之上言自古夷狄之禍未有甚於今日者
昔晉懷愍陷于匈奴宋徽欽陷于女真皆因邊塞外
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未有若今日舉天
天下之大合數十萬之衆奉
上皇于沙漠委以輿瓦刺者也晉宋既遭此禍之後

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舍棄舊都偏安一隅尚能奮
既衰之勢抗方張之敵未有若今日也先入寇直抵
京城奉

上皇以來而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聽其自來又聽
其自去者也謹條上十事一曰戰陳二曰守禦三曰
通使四曰降胡五曰練兵六曰撫民七曰撰將八曰
賞罰九曰議政十曰德學

景帝嘉納壬申遷司經局洗馬定之又上請遣使奉
迎命禮部會議行之丙子轉右春坊右庶子天順紀
元改通政司左參議兼侍講是冬進學士甲申遷太

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克副總裁官成化丙戌簡入內閣參預機務明年秋升工部右侍郎又明年轉禮部左侍郎俱兼學士卒年六十一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謚文安李文正公叙其集曰譬之山爲出雲雨產寶玉生材木禽獸而朽株糞壤亦雜乎其間斯足爲嶽爲鎮譬之水爲吞吐日月藏蓄魚龍變現蛟唇而污泥濁潦受之而無不容斯足爲江爲河爲海若句鍛字鍊探之有窮取之無餘不過爲孤峰絕澗而止惡足以成其大哉文安伸紙運思揮毫對客正書旁竄畧不移日稿不易幅及登秘閣折疑義稽古訓或

日詠百詩或一揮九制淳宏演迤頓挫奔放竒正並用變化不窮昔漢劉向宋劉敞皆博極群籍未見於用若文安晚始大用用亦不久功業未竟而其文大鳴于時固一代之盛哉廖道南曰予自兒時五洪家君嘗誨以文安之受教于石潭君也雖古人亦無踰焉乃取宋齊諸稿讀之郁郁乎盛矣及閱國史乃見其昌言直氣卓不可撓沛不可禦昔人所謂此皆節義文章可相屈耶惜乎用之旣晚未究厥施西涯其知言哉彭韶贊曰天資絕倫八面受敵高古渾雄變化莫測經筵講官太子洗馬三疏抗言援筆立寫惟

公之文名重天下豈但當時愛而不捨至今後人詞
林定價

文淵閣大學士劉珩

劉珩字德溫山東壽光人正統戊辰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景泰丙子預修寰宇通志轉修撰天順改元
遷右中允侍東宮講讀

憲皇登極以宮寮舊臣擢太常少卿兼侍讀預修
英廟實錄進太常卿兼侍讀學士甲午陞吏部侍郎
充經筵日講官乙未簡入內閣兼學士丁酉陞戶部
尚書明年加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文華大訓成

加太子太保光祿大夫柱國時妖人李孜省輩左道
亂政動搖國本珩力爭之無少避諱遂沮然亦以此
不安於位或搆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珩遂乞休
詔允之卒謚文和子銳為太常卿廖道南曰予觀東
士志謂謂事親孝母沒廬墓時父昺在珩昧葬問安
畢復詣墓所郡守李昂表其里曰仁孝豈即昌黎所
謂出則秉笏垂魚入則侍安問膳者耶於乎孫子之
昌固有本矣贊曰泰山蜿蜒滄海滂洋靈精灑氣鍾
于壽光惟彼文和其德不窳孝以事親忠以遇主抗
疏辭榮幽栖雲門令聞不泯有德斯存

殿閣詞林記卷之三



